

外子一次非常驚險的U-2機偵查任務

· 戴比 ·

春日的黃昏下班後，匆匆趕回家要給兩個兒子準備晚餐。看到外子在衣櫃裡找冬裝，他只告訴我要去韓國出任務。提著旅行包，我陪他走到眷村口的停車場。臨上車時他在我耳邊輕輕的說了一聲「I love you」！

看著小吉普車越行越遠，消失在夕陽餘輝中，我突然覺得自己無比的孤單，好像世界上只有我一個人似的。事後他才對我說明了這一次非常驚險的U-2機偵查任務。

以下是外子的日記：



前黑貓中隊王太佑老師，當年身著半高空壓力衣。

為保密起見，他們把我特別安排在基地偏遠角落的房間，房間裡設備很完善，屋外圍滿鐵絲網還有警犬巡邏。爲了要有足夠的精神工作，晚餐後我就安心入睡。拂曉時，暗暗的天空雨絲綿綿。約七時二十八分左右，飛

「民國五十二（一九六三）年三月二十八日，此次任務因爲規劃深入西北，航線距離特別遠，所以將起飛基地移到韓國的群山基地（ ∞ ）。

接到命令後，除我本人之外，預備隊員、作戰長、航行計劃官、航空醫官、個裝士、機工長等，所有人員都特別在前一天，從桃園基地搭乘一架美軍的C-130運輸機到達群山，隔天早上開始進行任務。我於下午和一位美方飛行員乘F-33抵達群山機場落地後，就由一位美軍少校將我接走。



U-2高空偵察機。

機準備起飛的同時，艙罩都還未關閉，所有組員全部在跑道旁集合向我敬禮；照空軍的慣例，通常是機工長會向飛機及飛行員敬禮，此次卻很不尋常的全體向我敬禮，他們的表現更顯現出此次任務的危險性，也意味著我此行可能無法安全回來。當下我抱著『風蕭蕭兮易水寒』的心情，關好座艙罩。

起飛時群山基地正下著大雨，整個空域氣候很惡劣，甚至跑道燈全打開後能見度依然不佳，起飛後沿途都

是雲層，直到爬升到四萬呎高度後才駛離雲層。我由山東青島進入大陸，途經濟南、石家莊、包頭，接著是甘肅酒泉（嘉峪關附近），迴繞至蘭州、青海、西安、武昌、南昌等地，最後由福州一帶出海，預計應在下午三時二十三分返回桃園。航程長達三千哩，滯空時間共七小時五十五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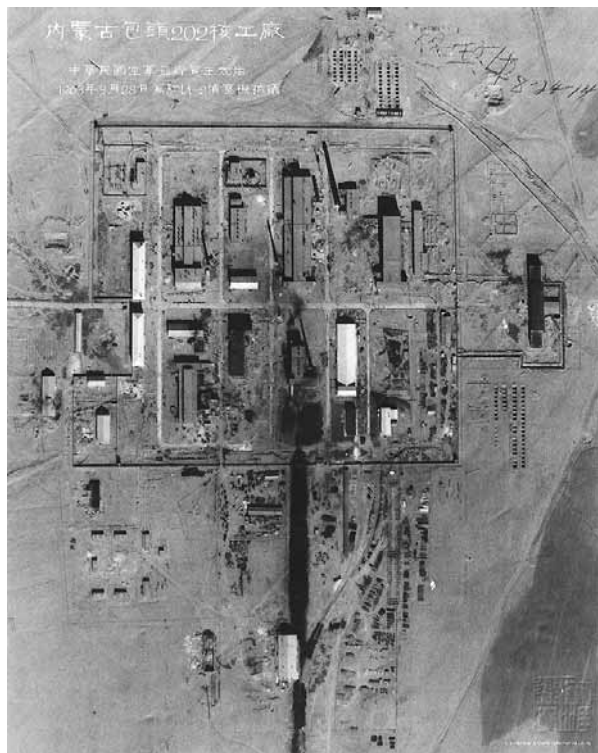
經過西北一帶時，電子偵蒐儀器接收到許多地面訊號，到達甘肅鼎新一帶，機上的十二號系統發出警告訊息，表示左方有飛彈準備攻擊。於是我向右轉迴避，結果右邊也接收到同樣的訊息，我再向左迴轉，但是這樣

一直做迴避動作勢必影響航線及油量，於是

是我立即決定做一個「8」

字型迴轉，擺脫了共軍飛彈的鎖定，完成後續的任務。

此地居然已經部署了地對空飛彈的搜索雷達，原來中共的核彈工廠與試射基地



1963年3月28日當時王太佑老師駕駛U-2偵察機，攝得位在內蒙古包頭的202核工廠空拍照。

都在這一個區域，所以防空裝備業已逐漸增強，地面佈滿了像煙火似的炮火。因為做了不少迴避動作油量受到影響，回程中整個航線氣候仍舊不佳，整個大陸依然佈滿烏雲，無法參考地標或是天文航線。

此時我抱著必死的決心，即使葬身海底或是萬丈深淵，機毀人亡我也不能迫降大陸，在欠缺參考目標情況下，我只有粗略地估計出臺灣方位為一三〇度，冒險的往前飛大約四個小時才飛出雲層。此時飛機也已出海，遠遠的看到海上有個小黑點，四周環繞著像似浪花的白色，我肯定那是東

沙群島的附近，於是我重新規劃航線，在油料幾乎全部耗盡時安全降落在華民國的桃園基地。」。

除了外子日記所述外，我記得那天深夜外子回家後疲憊不堪，累得都沒有精神說話，我在幫他脫飛行衣時，愕然看到他背上佈滿像被皮鞭抽過似的一條條紫紅色的血痕，當時他已麻木得不感刺痛了！那是因為「個裝士」沒有把「半高空壓力衣」（Partial Pressure Suite）穿好所致。在我給他拭抹潤膚油時，忍不住心疼的眼淚一滴一滴的滴落在他背上。

這已是半個世紀前的故事了，外子把一生最好的歲月奉獻給自己的國家，視死如歸、無怨無悔。如今蒼翁白髮，垂暮之年，忍受著當年高空飛行所產生後遺症的折磨與痛苦，常覺落寞消沈……我悲傷地記下這段往事，但在心底默默地呼喚：

親愛的，你並不孤獨，讓我牽著你的手，我們一起回家吧！

附註：

一、任務過程是依據國防部史政編譯室編印的「高空的勇者」一書中摘錄。

二、「個裝士」是美方派來的專業技術人員，專門為C-1飛行員穿戴裝備的。